

明致和堂刻本六幻西廂記

二

董解元西廂記

上

仙呂調醉落魄纏令

引辭

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

千戈倒載間兵甲。這世爲人。白甚不歡洽。○秦樓謝
館鴛鴦幄。風流稍是有聲價。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。
不曾胡來。俏倖是生涯。

整金冠攜一壺兒酒。戴一枝兒花。醉時歌。狂時舞。醒
時罷。每日價疎散。不曾着家。放二四不拘束。儘人團
剝

風吹荷葉打拍不知箇高下。誰曾慣對人唱他說他。

好弱高低且按捺。話兒不是朴刀桿棒。長槍大馬

尾曲兒甜。腔兒雅。裁翦就雪月風花。唱一本兒倚翠

偷期話

般涉調 哨遍

斷送引辭

太皞司春。春工着意。和氣生

暘谷。十里芳菲。儘東風。絲絲柳搓金縷。漸次第桃紅
杏淺。水綠山青。春漲生煙渚。九十日光陰能幾。早鳴
鳩呼婦。乳燕攜雛。亂紅滿地。任風吹。飛絮蒙空有誰
主。春色三分。半入池塘。半隨塵土。○滿地榆錢。算來
難買春光住。初夏永。薰風池館。有藤牀冰簟紗幮。日
轉午。脫巾散髮。沈李浮瓜。寶扇搖紈素。着甚消磨永

日有掃愁竹葉。侍寢青奴。霎時微雨送新涼。些少金風透殘暑。韶華早暗中歸去。

耍孩兒。蕭蕭敗葉辭芳樹。切切寒蟬會絮。浙零零疎雨滴梧桐。聽啞啞鴈歸南浦。澄澄水印千江月。浙浙風篩一畝蒲。窮秋盡。千林如削。萬木皆枯。○朔風飄雪江天暮。似水墨工夫畫圖。浩然何處凍騎驢。多應在霸陵西路。寒侵安道讀書舍。冷浸文君沽酒壚。黃昏後。風清月澹。竹瘦梅疎。

太平賺四季相續。光陰暗把流年度。休慕古。人生百歲如朝露。莫區區。好天良夜且追遊。清風明月休辜。

西廂記
負。但落魄。一笑人間今古。聖朝難遇。○俺平生情性
好疎狂。疎狂的情性難拘束。一回家想麼。詩魔多。愛
選多情曲。○比前覽樂府不中聽。在諸宮調裏却着
數。一箇箇旖旎風流濟楚。不比其餘

柘枝令。也不是崔韜逢雌虎。也不是鄭子遇妖狐。也
不是井底引銀餅。也不是雙女奪夫。○也不是離魂
倩女。也不是謁漿崔護。也不是雙漸豫章城。也不是
柳毅傳書

牆頭花。這些兒古蹟。現在河中府。卽目仍存舊寺宇。
這書生是西雒名儒。這佳麗是博陵幼女。而今想得

冷落了迎風戶。唯有舊題句。空存着待月迴廊。不見了吹簫伴侶。聰明的試相度。惺惺的試審付。不同熱鬧話。冷澹清虛最難做。三停來是閨怨相思。折半來是尤雲殢雨。

尾窮綴作。腌對付。怕曲兒捻到風流處。教普天下顛不刺的浪兒每許。

此本話說唐時這個書生。姓張名珙字君瑞。西雒人也。從父宦遊於長安。因而家焉。父拜禮部尚書。夢五七載間。家業零替。緣尚書生前守官清廉。無他蓄積之所致也。珙有大志。二十三不娶。

仙呂調賞花時西雒張生多俊雅。不在古人之下。苦愛詩書。素聞琴畫。德行文章。沒包彈。綽有賦名詩價。

選甚嘲風詠月。擘阮分茶。○平日春闈較才藝。策名
屢獲科甲。家業彫零。倦客京華。收拾琴書訪先覺。區
區四海遊學。一年多半。身在天涯。

尾愛寂寥。耽瀟灑。身到處他便爲家。似當年未遇的
狂司馬。

貞元十七年。二月中旬間。生至蒲州。乃今之河中
府是也。有詩爲證。詩曰。濤濤金汁出天涯。滾滾銀
波通海注。九曲灣環衝孟邑。三門洶湧返中華。瞿
塘激灩人虛說。夏口誼轟旅謾誇。傍有江湖競相
接。上連霄漢泛浮槎。這八句詩。題
着黃河。那里最雄。無過河中府。

仙呂調賞花時芳草茸茸去路遙。八百里地秦川春
色早。花木秀芳郊。蒲州近也。景物盡堪描。○西有黃

河東華嶽乳口敵樓沒與高。髣髴來到雲霄。黃流滾滾。時復起風濤。

尾東風兩岼綠楊搖。馬頭西接着長安道。正是黃河津要。用寸金竹索。纜着浮橋。

人得蒲州見景物繁盛。若瑞甚喜。尋旅舍安止。

仙呂調醉落魄通衢四達。景物最堪圖畫。龍蔥瑞靄迷鴛瓦。接屋連甍。五七萬人家。○六街三市通車馬。風流人物類京華。張生未及遊州學。策馬攜僕尋得箇店兒下。

有宋玉十分美貌。懷子建七步才能。如潘岳擲果之容。似封騰心剛獨正。時間尚在白雲。日下風雲。

未遂。張生尋得一座清幽店舍
下了。住經數日。心中似有悶倦

黃鍾調侍香金童清河君瑞邸店權時住。又沒箇親
知爲伴侶。欲待散心沒處去。正疑惑之際。二歌推戶
○張生急問道都知聽說。不問賢家別事故。聞說貴
州天下沒有甚希奇景物。你須知處

尾二歌不合盡說與。開口道不穀十句。把張君瑞送
得來腌受苦

被幾句雜說閒言。送一段風流煩惱。道甚的來。道
甚的來。道蒲州東十餘里。有寺曰普救。自則天崇
浮屠教。出內府財勅建。僧
藍無麗於此。請先生一觀

高平調木蘭花店都知說一和道國家修造了數載

餘過其間蓋造的非小可想。天宮上光景。賽他不過。說謊後。小人圖甚麼。普天之下。更沒兩座。張生當時聽說破。道譬如間走。與你看去。則箇

生出蒲州。隨喜普救寺。
離城十餘里。須臾早到。

仙呂調醉落魄綠楊影裏。君瑞正行之次。僕人順手直東指。道兀底一座山門。君瑞定睛視。○見琉璃碧瓦浮金紫。若非普救。怎如此。張生心下猶疑貳。道普天之下。行來不曾見這區宇。

尾到跟前。方知是觀牌額。分明是勅賜。寫着簸箕來大六箇渾金字。

祥雲籠經閣。瑞靄罩鐘樓。三身殿。琉璃吻。高接清
虛。舍利塔。金相輪。直侵碧漢。出牆有千竿。君子竹。
達寺長百株。大夫松。綠楊映一所山門。上明書金
字牌額。簾箕來大。顏柳真書。寫勅賜普救之寺。秀
才看了寺外景。早喜。入寺來謁。知客令
一行童引隨喜。陡然頓豁塵俗之性。

商調玉胞肚。普天下。佛寺無過普救。有三簷經閣。七
層寶塔。百尺鐘樓。正堂裏。幡蓋懸在畫棟。迴廊下。簾
幕金鈎。一片地。是琉璃瓦。瑞煙浮。千梁萬斗。寶階數
尺。是琉璃甃。重簷相對。一謎地。是寶粧就。○佛前的
供牀。金間玉。香煙裊裊。噴瑞獸。中心的懸壁。周迴的
畫像。是吳生親手。金剛揭帝。骨相雄。善神菩薩。相移
走。張生覷了。失聲的道。果然好。頻頻地稽首。欲待問。

是何年建。見梁文上。明寫着垂拱二年修

尾。都知說得果無謬。若非今日隨喜後。着丹青畫出來。不信道有

此寺蓋造真是富貴。搗椒泥紅壁。雕花間玉梁。沉檀金四柱。玳瑁壓階砌。松檜交加。花竹間列。觀此異景。奢華果是人間天上。若非國力。怎生蓋得。

雙調。文如錦。景清幽。看罷絕盡塵俗意。普救光陰。出塵離世。明晃晃。輝金碧。修完濟楚。栽接奇異。有長松矮栢。名葩異卉。時潺潺流水。湊着千竿翠竹。幾塊湖石。瑞煙微。浮屠千丈。高接雲霓。○行者道。先生本待觀景致。把似這裏閒行。隨喜塔位。轉過迴廊。見箇竹

簾兒掛起。到經藏北。法堂西。廚房南面。鐘樓東裏。何松亭那畔。花溪這壁。粉牆掩映。幾間寮舍。半亞朱扉。正驚疑。張生覷了。魂不逐體。

尾瞥然一見如風的。有甚心情更待隨喜。立掙了渾身森地。

當時張生却是見甚的來。見甚的來。與那五百年前疾靜的冤家。正打箇照面兒。一天煩惱。當初指引爲都知。滿腹離愁。到此發迷。因行者一場旖旎風流事。今日相逢在此中。

仙呂調點絳脣。樓閣參差。瑞雲縹緲。香風煖。法堂前殿。數處都行遍。○花木陰陰。偶過垂楊院。香風散。半開朱戶。瞥見如花面。

風吹荷葉生得於中堪羨。露着龐兒一半。宮樣眉兒
山勢遠。十分可喜。二停似菩薩。多半是神仙。

釧醉奚婆。儘人顧盼。手把花枝撚。瓊酥皓腕。微露黃金

尾。這一雙鵲鵲眼。須看了。可憎底。千萬兀底般媚臉
兒不曾見。

手撚粉香春睡起。倚門立地。怨東風。髻縮雙鬟。釵
簪金鳳。眉彎遠山不翠。眼橫秋水無光。體若凝酥。
腰如弱柳。指猶春筍。纖長脚似金蓮。穩小。正傳道
小生二十三歲。未嘗近於女色。其心雖正。見此女
子。頗動其情。

中呂調。香風合。纒令轉過茶蘼架。正相逢着宿世那。

冤家。一時間見了他。十分地慕想他。不道措大連心
要退身。却把箇門兒亞。喚別人不見。吵不見。吵○朱
櫻一點襯腮霞。斜分着箇龐兒鬢。似鴉。那多情媚臉
兒。那鶻鴿淥老兒。難道不清雅。見人不住偷睛抹。被
你風魔了人也。㗎。風魔了人也。㗎。

牆頭花也。沒首飾鉛華。自然沒包彈。淡淨的衣服兒
扮得如法。天生更一段兒紅白。便周昉的丹青怎畫
○手托着腮兒。見人羞又怕。覷舉止行處。管未出嫁。
不知他姓甚名誰。怎得箇人來問咱。○不曾舊相識。
不曾共說話。何須更買卦。已見十分掉不下。兀的般

標格精神。管相思人去也。媽媽

尾你道是可憎麼。被你直羞落庭前無數花

門前縱有閒桃李。羞對桃源洞裏人。佳人見生。羞婉而入

大石調伊州滾張生見了。五魂悄無主。道不曾見恁
好女。普天之下。更選兩箇應無。膽狂心醉。使作不得
顧危亡。便胡做。一向癡迷。不道其間是誰住處。○忒
昏沈。忒麤魯。沒掂三。沒思慮。可來慕古。少年做事。大
抵多失心。麤手撩衣袂。大踏步。走至根前。欲推戶。腦
背後箇人來。你試尋思。怎炤顧
尾凜凜地。身材七尺五。一隻手把秀才。掙住。吃搭搭

地拖將柳陰裏去

真所謂貪趣眼前人。不防身後患。掉在張生的是誰。云云。乃寺僧法聰也。生驚問其故。僧曰。此處公不可往。請詣他所。生日。本來隨喜。何往不可。僧曰。故相崔夫人宅眷。權寓於此。

仙呂調惜黃花張生心亂。法聰頻勸。這裏面狼籍。又無看顧。不是廝遮攔。解元聽分辯。這一位也非是佛殿。○舊來是僧院。新來做了客館。崔相國家屬。現寄居裏面。君瑞道莫胡來。便死也須索看。這裏管塑蓋得希罕。

尾莫推辭。休解勸。你道是有人家宅眷。我甚恰纔見水月觀音現。